



于  
婚  
姻  
注  
册  
局  
注  
册  
乾  
坤  
两  
家  
合  
影  
九  
七  
年  
底  
次  
男  
启  
勉  
与  
蔡  
雪  
仪  
小  
姐

## 青山不老心志

何民安

蓦然回首，人事无常，人生无定。岁月悠悠，转瞬四十载，人生有多少个四十年？忆及往昔，在云南园相聚的日子，那些欢乐的情景，犹历历在目。

六十年代初期，我进入居銮中华中学执教时，在籍学生一千一百余名，教职员三十多位。九十年代开始，学生增至三千五百多人，教职员也多达一百三十多位。由此显示，大马的华教，已渐入佳境。起初，我教导初中华文，继而担任高中、高三毕业班导师及华文科科主任，一切顺序渐进。华文独中高二的学生，可参加政府 SPM 考试。初

三高三阶段时，除了校方的毕业考之外，还可报考由董教总主办的独中初中高中统考。大马独中采用华、巫、英三种语文教学，学生的成绩中上者，升学的管道越来越多。

六四年是我的人生旅程的转捩点，误打误撞，身兼管理圆丘的工作。那年，同事李君的令尊，介绍我买下位于柔州西南端的振林山郊区，三段将近三十英亩的老胶园。当然，双亲的资助与支持，方能完成心愿。老家在北马，家父经商，并从事种植。我在家时，经常观察督工及工友，如何进行清芭、翻种及施肥等工作，因而熟悉些门径，不致于茫茫然。

双亲养育四男二女，我们小学毕业后，都到槟城钟灵中学及槟华女中念书，继而在国内外深造。一九六七年初，我与陈桂芳小姐结婚了。内人是华小教师，后升任为副校长。在同学之中，我算是迟婚的了。婚后八年期间，长男启贤，长女琪慧、次男启勉、幼女琪仪，相继诞生。平均每隔两年，家庭就增添一个小成员。在忙忙碌碌之中，儿女们逐渐成长了。内人喜爱音乐，孩子们从小就给他们学习各种乐器，诸如口琴、六弦琴及钢琴。内人课余之暇，载送儿女们到离家颇远的钢琴老师寓所练琴，十年如一日，风雨无阻。儿女们出国念大学先修班之前，都先后考取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第八级钢琴及乐理证书。在先修班和念大学期间，他们都以“乐”会友，参与学生团体的音乐会演出。老大、老二及老三，在九二、九四及九五年杪，获得纽西兰威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商学士学位，两个儿媳也毕业维大。九七年，老么毕业于澳洲南澳大学商学

系。如今儿女及儿媳大都在新加坡的跨国公司 & 半官方机构任职。新加坡政府及企业界，高瞻远瞩，奖掖雇员进修。儿女们选修经济硕士或企管硕士的课程。至今，有的已如愿，有的在进修中。

八四年，南大第一届毕业生团体，在新加坡一酒店，举行联欢晚会，我曾赴会，会晤了阔别多年的学友。八九年底，我与一同事，代表銮中，参加新加坡华文研究会主办的世界华人研讨会，与会的学者及教育工作者，约有五百位，来自世界各区域，出席为期三天的华文教学研讨会。在场内外，欣逢不少同届老同学。九五年的南大之夜，我与居銮数位学友，赴星参加盛会，重温校园生活。聚首畅谈时，欣闻同班老同学的子女，荣获博士、硕士学位者众多，成为医生、律师、工程师、会计师、科学家、教育家及音乐家等等专业人士，多不胜数。第一届中文系同学，有这么多优秀的后裔，实足以自豪。

九二年终，我离开教育界。九三年二月，我申请进入纽西兰奥克兰大学。内人非常支持我的意愿。人的一生中，有许多美妙的事，可是往往因以繁忙为由而错过了。若不打下决心，腾出一些空间，让自己尽心体验一番，那可能今生今世也无法实践的了。我到纽西兰，只想扩大视野，开开眼界而已。同时，可藉此机会，常与儿女们欢聚，一举两得。我选读的是英文与印尼文两组的课程。前者以训练口才，讨论时事及当众演讲为主。学生中，不少是白人祖父母级的长者。他们的生性开朗，能言善道，有时为了某一问题，针锋相对，坚持己见。课后，他们又嘻

嘻哈哈，和谐相处。这种对事不对人的风度，值得赞赏与学习。通常我们将所演讲的内容及讨论的问题，写成报告，作为作业成绩。至于后者印尼文组，大部份白人学生都是初学者，也有不少高龄学员。彼等大都认真学习，同时肯发问。印尼讲师始终循循善诱，只要敢发言或解答简单的问题，讲师及在座的学生，绝不吝啬鼓励性的掌声。我在南大选修了一年马来文的课程，年终还考取颇满意的成绩。由于马来文与印尼文，无论在文法和语法两方面，都大致相同，修读颇称心。九三年杪，我获得这两组的及格证书。九四年，我继续选修上述两组的第二年课程。诚然，异国的校园生活与异国人民的人生观，无形中，让我充实了自己。至少，凡事有个比较，不致于偏废。这些证书，不能担当职业的护航，不过我却非常珍惜曾经拥有，特镶在镜框，放置楼上书房的桌上，正如古人所云：“敝帚千金”。

五九年南大毕业至今，快四十年了。当年都是青春年华的我们，如今大多成为祖父母级的长者了。当然，从达观方面看，这是人生必然的过程。现代医学昌明，营养及医药不断改进，人类的寿命也越来越长。放眼世界，各国政坛的领导者，金融界的首脑，超过七十岁的众多。他们日理万机，风尘仆仆，四方奔波，犹精神奕奕，一点也没流露疲累，证明现代人不服老。古人所谓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这句老话已不管用了。由此观之，人的青春和老迈，不在于岁月的距离，而在乎心境的持守。大凡达观者，做任何事，都先从好的方面看。纵然遭遇挫折，也不

垂头丧气，仍然积极的，充满信心的去干。这种心志不老的人，即使暮年还有一股朝气。上述的人物，就是这类型的。反之，做事优柔寡断，芝麻小事，患得患失，终日忧心忡忡，经年累月的煎熬，人的身心被摧残，早已未老先衰了。我们的岁月长河，面对的不是微波荡漾，就是惊涛骇浪，当我们驾驶一叶扁舟，要勇敢航向前方。在顺境时，宜居安思危，努力迈进，面临逆境时，不畏惧颠簸倾覆，镇定操作，克服重重困难。

在云南园，有幸担任班长，与同学接触交谈的机会也较多。时至今日，我依然记得同学们的容颜。这点人际关系，给予我日后做事方面有很大的帮助。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，是日常生活中最灵活、最切实的，是书本中寻求不到的。毕业后，大家各奔东西，在新加坡的同学，无论在教育界、报界或金融界，他们的待遇都很优厚，加之工作又有保障。反观我们大马的同道，就大不如那些老同学了。身处逆境，不能消极气馁，也不能怨天尤人。唯有秉持坚强的斗志，振作起来，一方面刻苦耐劳，另一方面开源节流，方可扭转局势。终于，头顶上自然有一片蓝天。

我们的家族成员，散居各地，彼此相互探访。我一向热爱旅行，做自己喜爱做的事。内人去年二月也告别杏坛，在家含饴弄孙了。其实，我是一个平凡的人，谈不上甚么奋斗。如今，时间自己可以分配，计划自己可以进行。大马是个热带的国度，高温多雨。所以，我与家人在温带区域逗留期间，特别响往那儿的秋冬季节。可以体会迥然有别的气候，及观赏截然不同的景致。

回首来时路，倘若我们深感活着就是幸福快乐，常存感恩之心，那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心平气和，欢欣开怀了。纵然闲杂事务繁忙，往往以愉快的心态去处理。自认人生充满温馨的人，长期领会，个人的体貌心境，不知不觉，也富有活力了。我们保有乐观的人生，豁达的胸襟及坚强的意志，即使身为银发一族，照旧可持续青山不老的心志，去做赏心悦目的事。人生如达此境界，夫复何求？